

哈萨克族《六十二阔恩尔》古典音乐艺术 历史渊源初探

杨振波

(伊犁州六十二阔恩尔研究学会, 新疆 伊宁 835000)

摘 要: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哈萨克族《六十二阔恩尔》艺术, 它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特别是自汉代以来, 与中原文化相互产生了重大影响。从哈萨克族音乐发展史来看, 《六十二阔恩尔》的形成与发展, 与哈萨克族“库依”(器乐曲)的发展一脉相承。从时间上大体可分为古塞人至乌孙(汉初)以前的早期形态, 乌孙(汉代)至哈萨克汗国成立前(明代中期)的孕育期, 哈萨克汗国(明代中期)至清代的形成期以及近现代的演化期。

关键词:哈萨克族; 六十二阔恩尔; 历史渊源; 发展阶段

中图分类号: J60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076 (2006) 01—0028—04

哈萨克族《六十二阔恩尔》艺术于2005年9月经自治区文化厅组织专家论证通过, 自治区人民政府审定, 列为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并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民族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件大喜事。

《六十二阔恩尔》是哈萨克族民间古典音乐, 意为“六十二套连贯优美抒情的乐曲”, 是一种以器乐曲为主的配以民歌、舞蹈、说唱、弹唱等多种艺术表演形式于一体的综合艺术。近现代哈萨克族民间广泛流传的“库依”(器乐曲)、“安”(民歌)、“哦吟”(说唱)、“阿衣特斯”(阿肯弹唱)以及“赫萨—达斯坦”(叙事诗演唱)等音乐演唱艺术皆与《六十二阔恩尔》艺术有关。

随着《六十二阔恩尔》艺术保护级别的提升, 探讨其发展演化的历史已显得十分重要。《六十二阔恩尔》具体形成年代, 因没有足够的历史文献依据, 不能妄下断语。由于传承的缺失, 当今已很少有人能够完整地演唱一部《阔恩尔》乐曲了, 以致许多人怀疑历史上到底有没有《六十二阔恩尔》的存在。根据笔者在哈萨克族地区工作几十年, 耳闻目睹丰富多彩的哈萨克族民间文化生活的经历, 特别是近两年来参与《六十二阔恩尔》的搜集整理工作, 从理论上对哈萨克族民间文化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所以笔者认为, 《六十二阔恩尔》的遗音就渗透在现代哈萨克族群众日常的文化活动之中。它就像唐宋《大曲》一样, 在

历史上曾经辉煌过一时, 如今已成天籁之音, 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它的存在。由于哈萨克族世代口头传承的优良传统, 使《六十二阔恩尔》大量乐曲保留至今, 就像珍珠般散落在民间。虽然难以找到完整演唱的艺人, 但只要下决心搜集整理, 恢复部分《阔恩尔》的原生态是大有希望的。

《六十二阔恩尔》名称的由来, 哈萨克族学者有多种解释, 但笔者倾向于这样一种说法: 哈萨克人认为, 人有“六十二根血脉”, 生命靠“六十二根血脉”支撑; 生活中有了“六十二阔恩尔”, 精神才能振奋。基于这种思想观念, 哈萨克族历代的音乐家、民间艺人在搜集整理《阔恩尔》艺术时便规范出了“六十二部”或“六十二套”乐曲。

《六十二阔恩尔》的形成历史是很久远的, 根据现代学者的研究, 认为《六十二阔恩尔》的形成与发展, 从哈萨克族音乐发展史来看, 是与“库依”的发展一脉相承的。从时间上大体可分为古塞人至乌孙(汉初)以前的早期形态, 乌孙(汉代)至哈萨克汗国建立前(明代中期)的孕育期, 哈萨克汗国(明代中期)至清代的形成期以及近现代的演化期。

1. 哈萨克“库依”的早期形态——古代的“可克”

哈萨克人将器乐曲统称为“库依”, 在马赫穆德·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词典》中, 古塞人称其作“可克”。由各种乐器演奏出来的乐曲, 分别冠以乐

器的名称,如冬布拉库依、斯布孜额库依、库布孜库依。据哈萨克斯坦2000年阿拉木图版教科书《哈萨克乐曲史》介绍,称为哈萨克人先祖的古塞人就创造了各种乐器,斯布孜额(胡笳)是塞人最早使用的乐器,塞人还使用过“两根弦”的弹拨乐器和库布孜一类的拉奏乐器。哈萨克民间流传的《星绕》(深渊)、《阿克鹄》(白天鹅)等乐曲就产生在塞人时期。(在上世纪60年代,笔者在哈萨克牧区就亲眼见到过牧民用一种叫做“葫莱”的蒿本植物杆做的笛子,称为“斯布孜额”,凿三孔竖吹。大概古人称作“胡笳”的就是这种原始乐器。)

从古塞人到乌孙(汉代)之前的乐曲是哈萨克“库依”艺术的早期形态。这一时期仅有斯布孜额等简单的乐器,演奏一些短曲。出现了像霍孜库尔仆西、沙依玛克这样有乐曲在哈萨克民间传承至今的演奏家。他们用斯布孜额、库布孜及双弦弹奏乐器进行演奏,把没有唱词、仅用乐器演奏的乐曲称为“可克”。这一时期流传下来的“库依”除《星绕》、《阿克鹄》外,还有《沙尔乌曾》(黄河)、《凯鄂斯》(商量)、《博孜艾依格》(灰公马)、《其巴尔阿特》(花斑马)等。这些乐曲的传说,见于《也尔吐斯特克》、《霍孜库尔仆西与巴艳美人》、《沙依玛克的黄河》等叙事长诗和乐曲故事之中,在西方有关典籍也有记载。

2. 哈萨克“库依”的成熟与《阔恩尔》的孕育期

从张骞通西域之后,古代哈萨克各部族就与中原封建王朝友好往来,特别是汉朝公主西嫁乌孙昆莫,密切了相互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在音乐发展史上,更是相互产生了重大影响。据清代《四库全书》之《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四十音乐章载:“汉张骞使西域,得摩诃兜勒一曲。传之中国,李延年翻为二十八解。于是始有西音。”待细君、解忧公主到乌孙时,更带有宫廷乐班,乌孙也带乐舞到长安访问。解忧公主与翁归靡所生长女弟史被送到长安学习汉乐五年。回来后,嫁给龟兹国王绛宾。《汉书·西域传》记载: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绛宾与夫人汉外孙女弟史入汉朝贺,“王及夫人皆赐印绶,夫人号称公主,赐以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加强了汉乐、乌孙乐、龟兹乐的相互交流。

匈奴人也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游牧部落,产生了不少的诗人、歌手,创造了各种乐器和乐曲,除斯布孜额、库布孜是传统乐器外,还创造了角、笛、琵琶、胡琴等乐器,他们能把各种历史事件、生活习俗、男女爱情故事即兴编成歌谣进行演唱,这种习俗就是哈萨克人沿袭至今的阿肯弹唱。

“丝绸之路”沟通了东西方文明,使得华夏文明与印度、巴比伦、埃及乃至希腊、罗马文明在西域这块多民族地区撞击、交融。西域都护府所辖的广袤地区,既有传统的草原文化,又出现了绿洲农耕文化和

发达的商业。专以乐舞为生计的一批民间艺人进入宫廷、府第、富宅,成为专业或半专业的乐师、舞娘,各地的民间艺术得到了搜集、整理、规范、发展,王侯、贵族都以能歌善舞为荣,许多音乐家本身就是统治者的一员。祆教、佛教、景教、萨满教、摩尼教先后传入西域,与当地的原始崇拜一起和乐舞艺术互动互长。

公元8世纪(唐代中期),克普恰克部落之乌斯汗时期,产生了一位著名的作曲家、弹唱家阔尔库特,他先后担任过三个可汗的宰相,不仅他的言论被后人尊为圣言,他还是一位音乐的天才,创作了很多的“库依”(曲)和“安”(调),被后人称为“娱乐之父”。

在公元9—10世纪葛逻禄汗国时期,“康居—钦察”部落出现了一位杰出的哲学家、文学家、音乐家法拉比。他在音乐研究方面成就非凡,是音乐数学理论的创造者之一。他曾经研究过东方民间音乐以及他们的物理学原理,同时还研究过一种名为“各博尔”的有40个音位的乐器,很可能就是哈萨克冬布拉乐器的始祖。法拉比所著的《音乐全书》,是他研究东方民间音乐很有价值的成果,对阿拉伯音乐理论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从乌孙(汉代)到哈萨克汗国建立之前(明代中期)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是哈萨克“库依”乐曲成熟与《阔恩尔》艺术的孕育期。在这段时期里,哈萨克文化受到中原文化的极大影响。音乐方面,相互的交流频繁。据《汉书·西域传》、《后汉书·五行志》及晋傅元《琵琶赋序》等文献记载,在汉朝时期,乌孙、匈奴人创造的角、笛、琵琶、胡琴传入了中原,同时中原的琴、箏、筑以及钟、鼓等也传到了乌孙和龟兹。北魏曾将以鼓、舞为主的《悦般乐》采纳为宫廷伎乐。谷苞在《古代新疆的音乐舞蹈与古代社会》一书中讲:“从南北朝到隋唐中间近五百年,随着《龟兹乐》、《高昌乐》、《疏勒乐》、《于阗乐》、《伊州乐》和《悦般乐》的乐队多次迁到内地,也有很多的歌唱家和作曲家迁到内地。”隋唐时期流行于中原的“大曲”吸收了大量的西域乐舞。《西域图志》音乐章载:“隋设九部乐,而西凉、天竺、龟兹、疏勒、安国、康国,西域之乐,乃居其六。”“唐因隋旧,增高昌为十部,总名燕乐。”康居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一直都很密切。康居乐器乐舞于魏晋南北朝时传入中原。唐代时,康居乐舞十分盛行,其中最受青睐的是“胡旋舞”。《乐府杂录》载:“胡旋舞,居一小团球子上舞,纵横腾挪,而足终不离球上,其妙如此。”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其《胡旋女》一诗中写道:“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摇转蓬舞……胡旋女,出康居,徒劳东来万里余。”诗中对康居的胡旋舞作了生动的描写,反映了康居舞盛行于中原,以至朝廷“臣妾人人学圆转”的

情景。无疑,用于舞蹈伴奏的乐曲就是“库依”,从舞蹈的纵横腾挪,时舒时快的节奏可以想象出乐曲的生动、配器的丰富。也说明被吸收为唐《大曲》之一的《康居乐》已经形成集歌乐、舞乐、器乐于一体的形式了。

这段时期流传下来的代表乐曲有《沙仁》、《额尔齐斯河的波浪》、《灰色的母驼》、《悲哀的姑娘》、《加尼别克的青骢马》、《调皮的青马》等一大批初具《阔恩尔》形式的“库依”。创作这些乐曲的音乐家的事迹在哈萨克的“赫萨—达斯坦”《娱乐之父阔尔库特的传说》、《可依勒巴依巴合斯之歌》、《英雄库布兰德之歌》等长篇叙事诗中都有记述,在成书于 1072 年至 1074 年间的马赫穆德·喀什噶里所著《突厥语大词典》中也有介绍。

3. 哈萨克“库依”的兴盛与《阔恩尔》的形成期

据《哈萨克族简史》一书介绍,1227 年,成吉思汗长子术赤死后,其封地为其次子拔都管辖,建立了金帐汗国,建都萨莱(今伏尔加河下游)。他将咸海东北的地方,即克普恰克草原分给其兄勿鲁朵,称白帐汗国,名义上从属于金帐汗国,建汗帐于阿尔泰山额尔齐斯河畔,即术赤的牙帐旧址。金帐汗国、白帐汗国的经济文化有较大的发展,他们与相邻的文化较发达的民族联系密切,与内地和印度、埃及、中亚细亚以及西欧各国都建立了贸易关系。在白帐汗国内,克普恰克语为通用语言,但阿拉伯语、波斯语也有一定的影响,不少文人通晓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可用多种语言作诗。1312 年至 1345 年,乌孜别克为金帐汗国的可汗,他下令专奉伊斯兰教为国教。白帐汗国的人们继承和发展了阔尔库特的音乐艺术,1227 年,乃蛮部落的音乐家凯尔布哈以成吉思汗之子术赤汗之死有关的事件为题材,创作了著名的“库依”《阿克萨卡库兰术赤汗》。

在金帐汗国和白帐汗国时期,阿拉伯人演唱“赫萨”的形式,波斯人演唱“达斯坦”的形式以及“毕”(舞蹈)已在哈萨克诸部盛行。这一时期的哈萨克诸部文化艺术丰富多彩,是古代哈萨克文化艺术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些历史文化遗产在金帐汗国和白帐汗国解体之后为其分离出来的哈萨克民族所继承。

哈萨克汗国建立以后,哈萨克诸部人民在政治上获得独立,经济上得到迅速发展,人民生活大大改善,汗国的领土也不断扩大。其他汗国境内的哈萨克部落纷纷归入,到 15 世纪 70 年代,哈萨克汗国的人数增至 20 多万。

随着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文化艺术也得到了空前的繁荣。特别是自古以来流传于各部落的民间故事、史诗、音乐、舞蹈,在语言、文字逐步统一的条件下,得到广泛传播。这时出现了“沙勒—色尔”这一专门以演唱活动为生的民间艺人班社。许多歌颂历

史人物、民族英雄,赞美自然、动物、花鸟,描写人物情感、歌颂纯真爱情,反映人民疾苦、劝诫世人的乐曲、唱词、舞蹈被这些民间艺人搜集、整理。他们把原来单一的“库依”乐曲进行了扩展,变成集音乐、舞蹈、演唱于一体的综合演唱活动。可以断定,这便是称作《阔恩尔》的艺术形式。1680 年头克汗当政以后,十分重视民族文化遗产的收集整理,专门组织一批哈萨克民间阿肯、系谱家和知识丰富的老人,搜集整理哈萨克系谱、乐曲、谚语、格言、神话传说、历史故事、诗歌和各种题材的史诗。与此同时,还专门记录了哈萨克各部落的印记口号。

哈萨克民间乐曲形成的每一部《阔恩尔》,都有与内容相应的曲名,如《阿克鹄阿列门》、《巴特尔巴嘎》、《吐尔帕尔托亚格》等。民间艺人演奏乐曲时,一般先用讲故事的方式叙述乐曲的内容,有时也会在演奏间隙讲解乐曲的故事,以激起听众的兴趣,产生艺术共鸣。《阔恩尔》曲式中最简易的乐曲称为调试曲,又称为序曲或曲头,名为“库依巴斯”。首先根据乐曲曲调进行调弦、定音,并试奏几句旋律,然后再过渡到正曲。弹唱者简单地介绍曲子描写的内容之后说:“诸位请听,色不拉是如何讲这个故事的!”然后演奏开始。

哈萨克《阔恩尔》逐渐成为一种完整的乐曲形式,它有着系统的套数、丰富的节奏与曲调。哈萨克民间传说有《六十二阔恩尔》,也有《莫勒阔恩尔》(很多阔恩尔)、《色克三阔恩尔》(八十阔恩尔)之说。民间历来有“富人家的喜事三十天娱乐,四十天庆典”的传说。娱乐的主要内容当是演唱《六十二阔恩尔》,按每部《阔恩尔》演唱两小时,每天演唱两部计算,就要演唱三十一天。所以民间“三十天娱乐”的传说应该是有根据的。据国家一级作曲家马力克·西凡讲,1938 年,塔城专署时任专员马木尔别克为儿子办喜事,在托里县老家请来了著名弹唱家开拉克拜(1828—1877)的传承人其孙扎曼别克,专门弹唱了其祖父传授给他的《六十二阔恩尔》乐曲,弹唱了两夜,听得乡亲们都不想离开。托里县至今还流传着这件事。

哈萨克汗国(明代中期)至清代,是哈萨克“库依”的兴盛期与《六十二阔恩尔》的形成时期。这个时期民族乐器有了重大的发展,形成了弹奏、拉奏、吹奏、打击等吹拉弹唱的系列乐器,音乐由短曲变为长曲,由单奏变为合奏、配器演奏,开始演奏二部、三部曲及联奏曲。这个时期比较有名的音乐家有那瓦依、阿山卡依格、哈孜托干、哈尔特奴海、阿克吉妮、巴依吉格特、博格达、阿布赛汗等人。他们创作了六十二根血脉的“库依”,还创作了脍炙人口的具有故事情节的乐曲,像《开依格勒那瓦依》、《依斯法干》、《萨根尼西》、《阿克吉妮》、《克伦切克》、《艾依江姑娘》、《离别了故乡》、《凯鄂斯阔恩尔》、《撒勒阔恩尔》、

《铁勒阔恩尔》、《玛依达阔恩尔》、《阿克鹄阔恩尔》等许多名曲。

流传下来的“阔恩尔”,除已搜集到的《阿克鹄阔恩尔》(白天鹅之歌)、《巴特儿巴格》(勇士的荣耀)、《吐尔帕尔吐亚格》(骏马奔驰)、《沙亚特沙孜》(狩猎欢歌)、《扎曼托勒高》(时代抒怀)等五部之外,据民间老艺人讲,目前还流传着的“库依”(曲)或词曲已散失不全的“阔恩尔”还有:《加依阔恩尔》、《阿勒阔恩尔》、《铁勒阔恩尔》、《阔斯布斯汗阔恩尔》、《喀沙占阔恩尔》、《玛依达阔恩尔》、《玛依达勒曼阔恩尔》、《赛乃姆阔恩尔》、《见赛木阔恩尔》、《阔尔库特阔恩尔》、《凯鄂斯阔恩尔》、《米尔扎阔恩尔》、《阿克木江阔恩尔》、《阿依达尔别克阔恩尔》等数十首。

4. 哈萨克冬布拉“库依”的发展与《阔恩尔》的演化期

随着社会的变革,外来文化的冲击,生产生活方式的不断变化,曾经兴盛一时的哈萨克《六十二阔恩尔》近代以来逐步发生了演化,原先《阔恩尔》成套演唱的艺术形式发生了分解。哈萨克王廷消失后,宫廷乐舞转入了民间,战争、自然灾害以及游牧生活方式,使“沙勒—色尔”的组织解体,变成个体的民间艺人。个体的演唱难以进行《阔恩尔》的规模演出,所以有的只演唱其中的一部分乐曲,或将其中的“库依”、“铁尔也”、“赫萨—达斯坦”等分开演唱,“阿肯弹唱”则发展成为了一种独立的即兴演唱形式,也出现了专门演奏“库依”的“库依齐”、专门演唱史诗的“赫萨格尔”、“巴依提齐”。歌、舞也成为独立的艺术门类。适应草原游牧生活,便于制作携带和独立演奏的冬布拉乐器得到了普及,以冬布拉演奏为主的“库依”的创作得到繁荣。19世纪是冬布拉乐曲得到很大发展的时期,先后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的作曲家、演奏家。《六十二阔恩尔》的成套规模演唱的艺术形式,则逐渐冷落、沉寂下来。“沙勒—色尔”的演唱班社在解放前许多老人还见过,但解放后就没有了。

综观哈萨克族的民间乐曲,大都取材于民间传说、历史故事、战争史实、爱情故事、生活习俗、动物寓言、劝诫格言以及民族英雄传说等,不少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有着突出的神话特点。18世纪末19

世纪初的著名作曲家、演奏家有乌扎克、塔那毕、库尔曼哈孜、塔特木别克、道吾列提克烈、拜善白·多林拜、开拉克拜、库结凯、沙尔马来等。近代又出现了木库依、阿布勒卡依尔、阿西木·冬切、阿特汗·依沙、卡斯木巴依·胡赛英、塔依尔·别尔格拜、艾力甫别克·马力克等一批德高望重、技艺超群的民间艺人。他们创作了许多名曲,如阿西木·冬切的《库依巴斯》就是一首脍炙人口的调试曲,乐曲的旋律能使人感受到百灵啁啾、暴风骤雨、惊涛骇浪、万马奔腾,令人身临其境,心驰神往。

参考文献:

- [1] 贾合甫·米尔扎汗. 哈萨克族文化大观[M].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1.
- [2] 姜崇仑. 哈萨克族历史与文化[M].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8.
- [3] 阿合买提别克. 六十二阔恩尔论文集(哈萨克文)[C].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3.
- [4] 段银, 李德华, 刘星. 新疆与内地关系史[M].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2.
- [5] 苏北海. 哈萨克族文化史[M]. 新疆大学出版社, 1989.
- [6] 哈萨克族简史编写组. 哈萨克族简史[M].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7.
- [7] 贾合甫·米尔扎汗. 哈萨克族[M]. 民族出版社, 1989.
- [8] 刘逊, 刘迪. 新疆两千年[M].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1999.
- [9] (北宋)沈括. 梦溪笔谈[M].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4.
- [10] 新疆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历史研究所. 新疆简史(第一、二册)[M].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0.
- [11] 吞马特·灭尔哈里也夫, 等. 哈萨克乐曲史(哈萨克文)[M]. 阿拉木图, 2000.
- [12] 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新疆卷上)[M].
- [13] 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新疆卷上)[M].
- [14] 谷芭. 古代新疆的音乐舞蹈与古代社会[M].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7.
- [15] 《西域图志》校注[M].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2.

【栏目主持:吴孝成】

【责任校对:翟新菊】

Research on the Historical Origin of Kazak Classic Music Sixty-two Khonger

YANG Zhen-bo

(Institute of sixty-two Khonger Yili, Yining 835000, Xinjiang)

Abstract: Sixty-two Khonger, a non-material legacy, has experienced a long process of its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Especially since Han dynasty, it influenced with main Chinese culture from each other. From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Kazak music,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ixty-two khonger and Kuyi can be traced to the same origin. It can be divided into main four periods: the early period from Gusai to Wusun, the second period from Wusun to Kazak Kingdom, then the formation period from Kazak Kingdom to Qing dynasty, and the evolutionary period in modern China.

Key words: Kazak; sixty-two Khonger; the historical origin; development